

一個村莊的画像



黑沉沉的夜幕，像失去控制的水閘，將盪盪的大雨，一直往大地急倒。一陣狂風橫掃，過去，樹枝斷了，房屋倒了。一閃青光，跟着陣陣陣陣的雷聲，器具的破碎聲，小孩子連天的哭泣聲，狗的狂吠聲，牛的噉聲，豬、羊、雞、鵝聲……合奏着一首世界末日似的悲曲的茅草，樹枝上的葉子，被暴風掀起在天空中亂飛，竹籬笆統統被風刮得東倒西歪，有些被水裡流走了，美人蕉也顯得怪可憐的樣子，在風雨中搖擺着殘餘的生命。洪水滾滾，一片白茫茫像大海一樣。橋樑斷了，四圍的交通斷絕。

村莊裡一群群赤腳赤身，只穿著短褲，強壯的，瘦弱的，老的，年青的人，同心協力，趕修簷村莊四周的堤岸。他們最怕的是黃昏時潮水湧來的危險，恐怕整個村莊都被大水淹沒，於是他們從早上起就一直沒有停卜鋤頭，在狂風暴雨中爲了生存，不惜把生命獻給堤岸，於他們奮鬥和掙扎，雖然個個變成落湯雞，但是爲了克服這無情的天災，只好忍受着當時當前的痛苦。在這生死與共的掙扎下，他們忘記了時間。黑夜終於過去，黎明前的風雨來得更兇更大，當一陣大風雨過後，方亮，突感一陣昏眩，頓覺天旋地轉，失去重心，在泥漿裏，一腳踏下去，滑開三、四尺遠，連翻帶滾地跌在泥漿裡，全身泥水淋漓。起初經過幾幾次微弱的掙扎，最後便失去了知覺。

他恍恍惚惚地醒來，感到有一隻溫暖的手撫摸着他的額，他的手被另一隻手握著，睜開惺忪的眼睛，用另一隻手揉揉眼皮，他眼前的一切，使他覺得生疏，摸摸自己的衣服是乾的。

「我在做夢嗎？」方亮沙啞的問。  
「不是，你沒有做夢，孩子，」方亮的阿母撫摸着他的額說：「你暈倒了，別人將你攙回來。」

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天快亮了！」方亮有些驚奇：「那我倒在這裡是什麼所在？」

「孩子！……」老人家點着頭說：「這裡是你三婆的家。」

當方亮的身體在過度的疲勞裡恢復過來，他理智也漸漸清醒了，看到眼前幾十張熟悉的面孔，用愛顧而又憐恤的眼光望着他，他知道自己已是於風雨中被救。大家告訴他，不但他的房屋倒了，村裡的房屋十間倒了八九，這些增加了方亮內心極端的痛苦和焦慮。他掙扎着坐起來，三婆端來一碗熱騰騰的蕃薯湯說：

「飲一口吧，方亮！」三婆將蕃薯湯遞給他，又摸着他的手說：「唉！您的手冷得像冰，快飲！快飲呀！」

方亮將一碗熱騰騰的蕃薯湯接過來，以感激的眼光看着三婆，然後慢慢把蕃薯湯送進嘴裡。時間在悲痛的氣氛下，偷偷地溜走，方亮體內的血液沖激着血管，一種熱力，充沛了他的週身，除了屋外暴風雨繼續瘋狂的咆哮着，厝內的一切都在靜默中。三婆眼望着天

士心

眼眶聚着晶瑩的淚，咽嚥地說：「唉！從小活到現在，恐怕這一次大水災最慘慘了，東西流走不要緊，只要大小平安就好了，是沒絕人的生路罷了！」老人家皓白的頭髮，深刻的皺紋，望着屋外一片白茫茫的大水，他跪了下來，雙手合拏，頭向上，兩眼朝天，兩旁微微地顫抖着說：「天公啊！保佑吧！……。」

衆人急急提了鋤頭，露出一種堅強的毅力，衝向海岸幾條淋漓的背影，消失在暴風雨中。方亮，三婆，方亮的阿母，感動的渾身顫抖，連喊叫他們的氣力都沒有，目張口開，互相默望着滾滾流流的大水……

「紅目仔！紅目仔！快……快回去告方亮，海水沖破海岸了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快！快回去！」這聲音是從第一道海岸傳來，路上恰巧碰到方亮也提鋤頭跑來。可是已經太慢了，紅目仔，放下鋤頭和糞箕，飛回莊家，帶上恰巧碰到方亮也提鋤頭跑來。可是已經太慢了，這一百餘戶，七百餘人口的村莊，已受到巨浪的吞噬和威脅，像山樣的怒濤，捲走了海岸上的林松樹，茅草，方亮眼見巨浪將要撲到眾人的身上，他盡力的張開喉：「走吧！快走！快走！危險！」眾人退下了快被淹沒的海岸，方亮在後面走着，眼裡裡流下了淚，和雨水混在一起，分不開是淚是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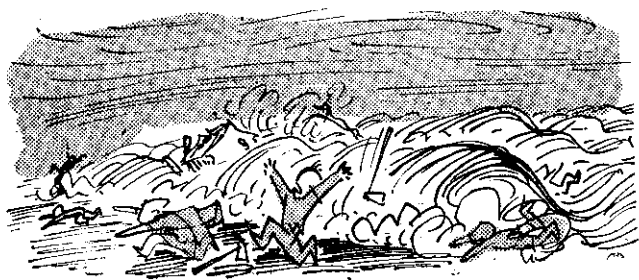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村裡，雨停了，天亮很久了，正是海潮退落的時候，像猛獸撲人一樣的海水已失去了威力。氾濫的洪水，也向要方回到海上。整整一天一夜被風雨和海潮吞噬後的村莊，像舉炸彈轟炸後的慘狀，實在使人不忍一看。好多人無家可歸，大地上一片蕭條沒落的景象，幾株半倒的大榕樹，撐起光禿禿的枝幹，隨着西風搖擺哀鳴。村莊的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的臉孔上，籠罩着一片灰色，飽含着滿眶淚水。

一群苦難的人，坐着，臥着，在這雨水淋漓，泥漿四濺的草屋下，個個愁眉苦臉，議論紛紛的討論着災後的一切，眼着面前，觸景生情，灰心，失望偷偷爬上了每一個人的心頭。牛哥仔，猛吸了一口煙，煙從鼻孔慢慢噴出來，而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唉！生在這種年頭，活着不如早死呢？你們看看，經過這次大水災，最少要幾年才能復元呢？厝到了，五穀被水沖走了，活在這世間有什麼趣味呢？幾年來辛辛苦苦，到今天……唉！死像臨一樣，睡去了什麼都不知道，永遠和泥土同久。」說完了，從口中吐出一堆血紅色的檳榔汁。

這些話像針一樣，一針一針地刺入一部分人的心裡

「唉！一生的時間沒多久，生就生，死就死，人不能奈何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」酒鬼六一邊將酒瓶搬入嘴裡，一邊笑哈哈地接着說：「現在厝倒了，五穀被水淹了，都不要緊，世間有錢有酒常該好，有時到菜店去玩玩女人，一日有酒一日過，飲醉了，倒下厝眠，人生還不是一場幾十年的夢！」

方亮低垂著頭，雙手撐著頭額，把眼睛閉的緊緊地



這些話，像水壓在他的心頭，又像火燒着他的肺腑。好幾次，他想開口，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塞住他的喉嚨，臉部發紅發熱，說不出話。幾位老人家，看到了這場面，啼啼哭哭，咽嚥泣涕。

手拿一杯是燒酒，飲落肚內解憂愁，想下嫁君做牽手，父母東縛我自由……

酒鬼六，酒一醉，兩脚亂跳亂跳，雙手指天畫地，口中亂唱亂唱：「喂！紅目仔！走！走！到菜店飲燒酒也好，賭博也好，厝倒，五穀沒，煩苦無法度。」說着，一手握着酒瓶，一手捉紅目仔的手，猛力相推的推。紅目仔知道他醉了，不理他，可是酒鬼六從口中吐出迫人的臭酒味，陣陣迫得紅目仔像要停止呼吸，他趕快用另一手遮着鼻孔，連連搖頭說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要飲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

兩人推推拉拉，酒鬼六，搖搖擺擺，一脚踏滑了，跌倒在地上，滾了一個斛斗，一身是泥，起來哈哈大笑，紅目仔順機會溜走了。拉着牛哥仔，愁眉苦臉，默默地也走出去，衆人睜着他的背影，心頭浮起了幾種不同的感覺。

在這百感交集之下，方亮擡起頭，用有力的眼睛，掃視了衆人一下。

「我們決不能聽他的話，我們這一代慘慘就够苦了，爲了我們的苦難和下一代的幸福，我們要活下去，堅強地活下去，我們要掙扎到底，奮鬥到底！」方亮激動而又理智的聲音，安穩地對這些在絕望邊緣摸索、猶豫、徘徊的人群心中，像打了一針強心劑，方亮舉起強有力的雙手，握緊了拳頭，擡起頭上的汗。

「對的！對的！我們要重建家園，爲了後代的子子孫孫，無論風風雨雨，做牛做馬的勞苦，我們都要把海岸建築起來，這是我們後代千萬子孫的生命線，更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。爲了愛，爲了要活下去！活下去！」毅君表示贊成方亮的意見。

「從現在起，我們應當從頭做起，趕快把倒了的厝再撐起來，而後再設法解決我們的肚子問題。」強吉向呆着相望的衆人，提起現實切要的問題。

他們各人散走了，爲了工作竟忘記了大家都沒有吃早飯。

太陽光射照着大地，受暴風雨摧殘後的村莊，田園，到處發出一種新生的氣息。天災，大水無情，時間的流逝更加無情。兩個月後，這破碎殘缺的村莊，因爲受到了政府多方的救濟和補助，新的草屋，一間，一間……漸漸蓋起來，又重新點綴了這新的村莊。小孩子，蹦蹦跳跳起來，喊叫起來，老頭也忘記白了的頭髮，深了的皺紋，一切的一切，全像那村莊前面大榕樹枝頭上的綠色的嫩芽，在這風雨後再生長了。

海岸——生命的希望和生存的保障，在衆人日夜勞力和汗水的合作下，像座廣闊鋼鐵做的橋樑，從村莊的東南向西北一直伸展到海上。將近三百公尺的海上，處處佈滿了人的脚印和牛車的深溝。有的用糞糞挑着白色的蠟殼，混合着牛車運來的灰色細沙，鋪在岸上，海岸一層層地增高起來。人們提着鋤頭在岸的兩邊種植樹木，茅草，麻黃樹，靠海的一面，打下排排的木樁，安放蛇籠，整個村莊的人，莫不爲這鋼鐵鋼鐵的生命線而感到驕傲。

臺灣西部海岸，沿岸的泥土都含有濃厚的沙質和鹹分，加上冬天季節風的侵襲，能够種「稻米」的地方少得可憐，土地十分之八九都種蕃薯，落花生及其他雜穀。居民一半是在田園工作，一半在海洋裡撈取生活的資源。附近幾個小村莊，時時可以看見牛車滿載牡蠣而歸，三三兩兩擡着漁網的人來來往往。夏天草屋上一縷縷的黑煙，嫵媚如蛇般的滾上天空，幾隻海鷗翱翔於蔚藍的天上，朶朶的白雲和海上點點的帆影，構成了一幅海的美麗圖案。

方亮，毅君，強吉三個人，吃完了午飯，在新的草屋簷下，藉着閒談來恢復幾個月來身心的疲勞。他們是從同一個農業學校畢業的，又是最好的朋友，各人的志向都很遠大，但是爲了經濟條件的困難，三個人都是讀完了高農後，便無法再走上理想的路，三個人談今憶舊，不覺往事歷歷如昨，事如春夢，百感交集，感慨萬千。

「方亮兄，我想今年我們的計劃又失敗了，農作物受了這一次水災的損害，使我們不得不改變原定的計劃。」強吉想到本來今年要先讓方亮去投考農事的事，很難過地向方亮提出了這段抱歉的話。

「不要緊的，強吉，三年來我們的計劃雖然不能實現，但是你們兩位給我的鼓勵太大了，反正我們早晚在一起，繼續研究一種適合於沿海種植的「陸稻」，將來能大量種植，代替了鄉民吃番薯的生活，升學與不升學倒是小事。」方亮滔滔地說道。

毅君和強吉原來的計劃是要先讓方亮投考農專，繼續研究他們三個人共同的希望——一種適合於沿海種植的陸稻，而他們兩個在後面做經濟的支持，等經濟條件充足，他們兩個再繼續升學。三年來這個夢，都不能實現，他們只有默默地任田園中工作，偶而到農會去做臨時辦事員，毅君忍不住地開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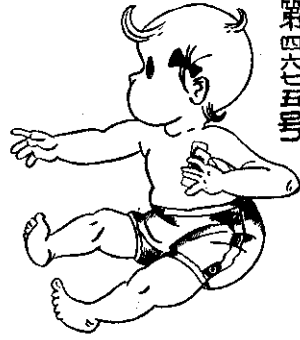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必失望和灰心，天災雖可以變更我們的計劃，但絕不能改變我們意志的方向。只要腳踏實地，向希望的大道邁進，總有達到理想的一天，在這苦難的時代裡，我們只有勇敢的征服命運。」毅君的話，說得最爲動人。

陽光射進了草屋簷下的陰影，方亮帶上笠仔，牽着牛，扶着犁，從厝後的林投樹巷裡向田裡急急的走去。毅君，強吉，各人提着鋤頭，挑着糞糞和竹籠，跟在方亮的後面，背影消失在麻黃樹夾着的路的轉角裡。（未完，下期續）



標商冊註

治蛔虫 健兒錠  
第一須要服此藥  
能使兒童肥健快樂  
◎試藥免費函索即寄



衛成字第四六五號

應安堂製藥廠出品  
本廠錠純日本  
藥局方標準  
藥品調劑

台中市正路二七〇號